

模糊言语的生成研究

盛若菁

(复旦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模糊言语是一种常见的言语现象。文章分析了模糊言语的生成原因:词语本身的模糊性;语义的缺损;增大语义可及难度;言语双方对多项语义的不同选择;多向运用语义等。重点探讨了由修辞关联生成的模糊言语现象,总结其方式主要为:关联不同的语义亮点;利用语义的两歧;曲解、引申明示信息;利用语义的范围;利用虚假信息;无意为之的偏向关联等等。此外,文章认为模糊言语生成的过程往往也是创造动态语境的过程。

关键词:模糊言语;语义;关联

中图分类号:H0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2)03-0138-05

语言具有明晰的一面,也具有模糊的一面,模糊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那么什么是模糊呢?如“‘小王脾气很大’,什么是‘脾气很大’?用什么来衡量‘很大’、‘大’或‘不大’?这些问题一直是‘老大难’问题。再者,什么是‘脾气’?‘脾气’的所指怎么确定?‘很’、‘大’和‘脾气’等具有不确定外延的词语均为‘模糊词语’。模糊词语在自然语言中比比皆是。模糊词语的模糊性是语言本身所固有的”^[1]。

对于模糊语言和模糊言语的区别,一些学者已做过探讨。“模糊语言自然属于词汇系统的一部分,是词汇学和语义学研究的对象,人们对它着眼于静态的语言分析;模糊言语是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运用了某些表意不明确的词语或句子而产生的现象,它是语用学和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人们对它着眼于动态的说写分析”^[2]。模糊言语是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现象,其生成有多方面的原因。有些模糊言语现象生成了毫无修辞效果的交际障碍,有些模糊言语现象却产生了积极的修辞效果,本文谈论的范围仅限于后者。

一、模糊言语的成因

(一)词语本身的模糊性

在外交场合,经常可以听见这样的句子:我们邀请××总统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国。什么时间才是“方便的时候”,在说这句话时无从知晓,属于模糊言语。此例是由于词语的外延不清楚而引起的模糊言语现象,也是比较常见的模糊言语现象。

(二)语义的缺损

在语言运用过程中,作者由于复杂的感情因素,一时说不清楚或者说清楚了反而不如不说清楚为好,留下语义空白,给读者以较大的语义接受空间,亦可生成模糊言语。如:

收稿日期:2011-12-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互文视野中的语篇结构研究”(08BYY058);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2011年度科研项目

作者简介:盛若菁(1975-),男,安徽芜湖人,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

(1)探春过来,摸了摸黛玉的手,已经凉了,连目光都散了。探春紫鹃正哭着叫人端水来给黛玉擦洗,李纨赶忙进来了。三个人才见了,不及说话。刚擦着,猛听黛玉直声叫道:“宝! 宝玉! 你好……”说到“好”字,便浑身冷汗,不作声了。

(曹雪芹《红楼梦》第98回)

“你好”后面是什么内容呢,作者并没有明晰地告诉读者,而是以缺损语义的方式留下了想象空间,它可能是“宝玉,你好狠心,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痴情”,也可能是“宝玉,你好糊涂,怎么受骗上当了”等等,因为语义的缺损,生成了模糊言语,而这种模糊言语却是一种积极的修辞现象。

(三)增大语义可及难度

可及性(accessibility)指人们说话时,从大脑记忆系统中提取一个语言、记忆单位的便捷程度,也可称之为可及度。在人们认知接受语义时,常常选择可及性大的语义。如果对可及进行控制,往往可以起到模糊背景的作用,从而生成模糊言语。如:

(2)美国某大学,毕业的女生有50%是嫁给教授的。这个消息轰动了全社会,认为是特大新闻。后据一个好事者实地调查,这个百分比是正确的。因为该校共两名女生,一名嫁给了一个教授,所以统计是对的。

(顾学《机旁闲话》)

“毕业的女生有50%是嫁给教授的”,从语义可及的角度来说,一般说到学校人数的百分比,可及性比较大的是数字不会小,一般不会联想到只有两个。上例没有直接说出总数只有两个,而是用了“50%”,致使人们先从可及性最强的语义作出判断,得出学校的人数一定不会少的结论,认知背景被作者有意加以模糊,从而生成了模糊言语。

上述二例符合“模糊言语是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运用了某些表意不明确的词语或句子而产生的现象”这个标准,但在语言实际运用过程中,由于言语交际双方目的不同,言语交际者可对明示性信息有意加以模糊,这些明示性信息可能本来表意就清晰明确,但由于言语交际者的刻意模糊而生成了模糊言语现象,如下面一些例子。

(四)言语双方对多项语义的不同选择

一个词、一个短语本身往往有着多个义项、多个解释,这就为说话人、听话人在言语交流过程中,根据语境进行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从而对论题进行模糊、生成模糊言语提供了可能,如:

(3)有一次,周恩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中国经济建设成就及对外方针。随后,他谦和地请记者提问。有位西方记者问周恩来:“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周恩来听出这个问题不仅含有

讥笑中国贫穷的意思,更重要的是牵涉到了国家机密。这位西方记者断定,这一棘手难答的问题,肯定能使机敏的周恩来难堪。在座的记者也为周恩来捏了一把汗。周恩来只看了一眼这位记者,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这一回答震惊了全场记者!场内顿时鸦雀无声,静听周恩来作何解释。“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面额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的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周恩来顿了顿又说:“中国人民银行是由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金融机构,信誉卓著,币值稳定,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机智、爱国、伟大,这就是周恩来。外国记者赞叹道。

(王锐《外交脱口秀》)

外国记者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意为“中国人民银行的资金总量为多少”,意义明确清晰。面对这一棘手问题,周恩来没有顺着对方的意思回答,而是巧妙地将问题中“资金总量”的语义转化为“人民币发行面值的总和”。“18元8角8分”这个数字极为清楚,但却将问题科学、得体地加以模糊,生成了模糊言语,从而使语境有利于自己,此例为以明晰语义表达模糊的佳例。

(五)多向运用语义

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的话语交流是动态的、双向的。言语交际中的一方未顺着对方的语义进行认知映现,而是让本来意思明晰、单一的语句语义指向发生变化,从而生成模糊言语。如:

(4)俄国大诗人普希金年轻时,有一次在彼得堡参加一个公爵的家庭舞会。他邀请一位小姐跳舞,这位小姐傲慢地说:“我不能和小孩子一起跳舞!”普希金灵机一动,微笑着说:“对不起,我亲爱的小姐,我不知道你正怀着孩子。”说完,他很有礼貌地鞠躬离开,而那位漂亮小姐却无言以对,脸上绯红。

(赵传栋《论辩胜术》)

上例小姐“我不能和小孩子一起跳舞!”意思是不能和普希金跳舞,普希金就是小姐所说的小孩子。面对窘境,普希金将小孩子的语义转向指称为小姐肚子里怀着的孩子,以一句“对不起,我亲爱的小姐,我不知道你正怀着孩子”,巧妙地把清晰的语义加以模糊,生成模糊言语,使自己摆脱了窘境。

二、模糊言语与修辞关联

模糊言语的生成往往与言语双方在言语交际中的偏向关联有关。当然,由于言语交际双方文化背景、文化层次、年龄、性别、语境信息的多寡等因素,偏向关联有可能形成关联障碍,造成言语交际不能顺畅进行,但也可形成在偏向关联基础上生成的属于积极修辞现象的修辞关联。

对于关联与最佳关联,关联理论有着详细的阐

述。“关联理论首先把交际活动(包括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归属为认知活动,认为言语交际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图的活动;说话人的目的或意图能被听话人识别,是由于他们对认知环境(cognitive environment)具有共识;也就是说,交际是否成功,就看交际双方对彼此的认知环境是否能显映(manifest)和互相显映(mutually manifest)”^[3]。Sperber和Wilson将关联定义为“假设P同一系列语境假设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当且仅当一个假设在一定的语境中具有某一语境效果(contextual effect)时,这个假设在这个语境中才具有关联性^[4]。在明示交际中,交际双方所孜孜以求的是说话人的话语与听话人的认知环境具有最佳关联性。Sperber和Wilson提出了最佳关联设想(Presumption of optimal relevance)和最佳关联原则(Principle of optimal relevance)。

最佳关联设想:

(a)发话者意欲向听话人显映的假设集{I},有足够的关联,使听话人值得努力去处理该明示的刺激信号(ostensive stimulus)。

(b)这一明示刺激信号,是发话者传递假设集{I}时所能运用的最大关联的信号。

最佳关联原则:

(c)任何一个明示交际行为,必须保证自身的最大关联^[4]。

在关联理论中,Sperber和Wilson结合语码模式和推理模式,提出了明示推理交际(ostensive 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但是在言语交际中,并不是所有的言语现象都严格遵循这一原则。如:

(5)孙中山先生旅日期间,有一天,日本右翼浪人头目头山满邀请他和陈少白到东京的一位朋友家聚会,并找了些艺妓作陪。中山先生既不喝酒,也不笑谈,总是埋头看书。“您觉得在座的女人哪一个最漂亮?”头山满问他。“都很漂亮。”中山先生漫不经心地答道。“其中谁最漂亮?”头山满再问。“都一样的漂亮。”中山先生又答道。这时头山满指着坐在孙中山旁边的女人说:“是不是这个最漂亮?”头山满以为孙中山一定会说“是”。然而孙中山再三端详她后却说:“我想,十年前她一定比现在更漂亮。”

(王锐《外交脱口秀》)

例中,头山满的明示性信息清晰明确,如果孙中山顺着明示性信息回答,一定会伤及其他艺妓的面子和自尊。孙中山的回答“我想,十年前她一定比现在更漂亮”,打破了最佳语义关联,巧妙地进行偏向关联,将不同艺妓之间的比较变成同一个人不同时期的比较。既回答了问题,又使艺妓们很高兴。上例虽然打破了最佳语义关联,交际双方未形成有效映现,是听话人有意进行的偏向关联,但却获得极佳的修辞效果,可以说是一种修辞关联。上例在进行

修辞关联的过程中,也生成了模糊言语。二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

模糊言语在生成的过程中,往往会利用修辞关联的方式进行。具体言之,有如下一些方式。

(一)关联不同的语义亮点

(6)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名外国记者问王蒙:“请问五十年代的王蒙与八十年代的王蒙有什么相同与不同?”王蒙答道:“五十年代我叫王蒙,八十年代我也叫王蒙,这是相同之处;不同的是,五十年代王蒙二十多岁,而八十年代的王蒙五十多岁。”

(赵传栋《论辩胜术》)

例中外国记者的问题意思明确,但有刁难之意,按最佳语义关联的原则,王蒙应该从思想、创作方法、写作风格等角度回答。但是王蒙却在“同与不同”的范围内,艺术地选取了名字与年龄的比较,与提问者关联了不同的语义亮点,是一种偏向关联,避免了尴尬,又获得了很好的修辞效果。王蒙在进行偏向关联的同时也生成了模糊言语。

(二)利用语义的两歧

(7)甲:我说一个最简单的你猜猜:一竖一边一点。乙:这谁不知道念“小”啊!甲:错了,念“卜”,姓“卜”的“卜”,一竖一点。

(侯宝林相声《猜字》)

(8)一个星期天,小吴和未婚妻小刘、小刘的母亲一起泛舟黔灵湖。突然,小刘的母亲问小吴:“如果此刻风起船翻,我们母女同时落水,而客观上只能一个一个地被救上来,你先救谁?”机智聪明的小吴稍一思索,顺口答道:“先救未来的妈妈!”

(赵传栋《论辩胜术》)

例(7)“一竖一边一点”既可以理解为一竖(右边)那一边有一点,也可以理解为一竖每一边有一点。不管怎样都能难住人。这是利用语义的两歧打破了最佳语义关联,交际双方虽未形成有效映现,却生成了有积极修辞效果的模糊言语。例(8)小吴的回答“先救未来的妈妈”本身是个歧义的句子,可以表示先救小刘,因为二人结婚后要生小孩,小刘是未来的妈妈;也可表示先救小刘的母亲,小吴和小刘结婚后,管小刘的母亲也叫妈妈。二例与前例不同的是,言语本身具有较强的两歧特征,意义称不上清晰明确。最佳语义关联只具有单向性,发话人可以自由打破最佳语义关联,生成具有幽默、雄辩等修辞效果的修辞关联,同时也生成了模糊言语。

(三)曲解、引申明示信息

(9)鲁迅在厦门大学担任教授时,反动校长林文庆常克扣办学经费,刁难师生。一天,林文庆把研究院的负责人和教授们找去开会,提出把经费削减一半,教授们纷纷反对。林阴阳怪气地说:“关于这事,不能听你们的。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拿出来的,只

有有钱人,才有发言权!”他刚说完,鲁迅立即站起身,从口袋里摸出两个银币,“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铿锵有力地说:“我有钱,我也有发言权!”林文庆料不到鲁迅先生会说此话,一时无以应对。鲁迅先生接着力陈研究院经费不能减少、只能增加的理由,驳得林哑口无言,只得收回其主张,灰溜溜地跑了。

(赵传栋《论辩胜术》)

例中,校长林文庆“只有有钱人,才有发言权”这句话中的“有钱人”意指富有的人,是个清楚的明示性信息,而鲁迅先生却拿出两个银币将自己定义为有钱人,有意曲解词义,进行偏向关联,是有意为之的模糊言语现象,获得了雄辩的修辞效果。

(四)利用语义范围

(10)一辆电车进站了,有些人一窝蜂地往上挤,突然“哗啦”一声,一块玻璃被挤碎了。售货员冲着那挤碎玻璃的人大声喊道:“玻璃碎了,要照价赔偿!”“为什么要我赔?”“损坏了人民的财产难道不应该赔偿吗?”那个人却狡辩道:“我也是人民的一员,这财产我也有一份,我这份不要了,我不赔了!”这突如其来的回答,使售货员无言以对,只好看着那人扬长而去。

(赵传栋《论辩胜术》)

(11)一天,乾隆皇帝闲来无事,想难难大臣刘墉,问他:“京师九门每天出去多少人?进来多少人?”刘墉一伸两个指头:“俩人儿!”“怎么只俩人儿?”刘墉说:“我说的不是两个人,而是两种人:一是男人,一是女人——这不是俩人儿吗?”乾隆又问:“你说一年生、死各多少人?”刘墉答:“回奏万岁,全大清国,一年生一人,死十二人。”“照此下去,岂不是没人了吗?”刘墉说:“我是按属相来说的。比方说,今年是‘马年’,无论生多少都属‘马’,故此说一年只生一个。而一年中,什么属相的人都有死的,总离不开十二属相,所以我说一年死十二个。”

(赵传栋《论辩胜术》)

例(10)中,言语双方所述“人民”从字面上看属于同一词语,实质上语义范围大小不一,各有所指,售货员所说“损坏了人民的财产难道不应该赔偿吗”中的“人民”是语义范围较大的集合概念,表意清晰明确。而挤碎玻璃的那个人所说“我也是人民的一员”是个体概念,他故意打破最佳语义关联,对“人民”的语义所指进行偏向关联,模糊语义所指,以期达到狡辩的目的。例(11)中,乾隆皇帝的问题和刘墉的回答存在范围的差异,乾隆问的是个体概念,而刘墉的回答“两种人、属相”等是类别概念,刘墉有意打破最佳语义关联,进行了偏向关联,模糊了乾隆的问题,从而使自己摆脱了窘境。

(五)利用虚假信息

(12)有一次,国王问身边的大臣:“王宫前面的

水池里共有几杯水?”大臣回禀:“这种问题,只要问一个小学生就能得到正确的答复。”于是一个小学生被召来了。“王宫前面的水池里共有几杯水?”国王问他。“要看是怎样的杯子,”小学生不假思索,应声而答,“如果杯子和水池一般大,那就是一杯;如果杯子只有水池的一半大,那就是两杯;如果杯子只有水池的三分之一大,那就是三杯。”“行了,完全对。”国王说着,奖赏了小学生。

(赵传栋《论辩胜术》)

例(12)国王的问题“王宫前面的水池里共有几杯水?”是个莫名其妙的难题,对此,小学生故意打破最佳语义关联,巧妙设定“杯子和水池一般大”等虚假条件,对问题进行模糊处理,生成了模糊言语,闪避了国王的难题。

(六)无意为之的偏向关联

(13)上地理课时校长要来听课,女教师指着讲台上的地球仪问:“同学们,大家看看今天教室里多了一件什么东西啊?”孩子们齐声答道:“校长!”女教师苦笑不得,继续引导说:“同学们好好想一想,校长是东西吗?”“不是东西!”学生们齐声回答。

(《语文月刊》)

前述例证中,很多是言语交际双方有意为之的偏向关联,但在言语交际过程中,由于言语双方理解力、年龄、性别等方面的差异,往往会生成一些无意为之的偏向关联,从表面看是一种关联障碍,却往往会取得诙谐、讽刺的积极修辞效果。如上例,女教师发出明示性信息后,孩子们并没有生成老师明示性信息所期望得到的最佳关联,而是将“多了一件东西”偏向关联成了“校长”,客观产生了幽默诙谐的修辞效果,同时也生成了模糊言语。

三、余论

关于语境,人们的认识不一,在语境定义方面,诸如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5]的“题旨情境说”,王德春先生《语境学是修辞学的基础》^[6]中的“主、客观因素说”等。在语境分类方面,《语境的定义及其分类》^[7]把语境分成言辞语境和言辞外语境两大类。《语境与语义》^[8]将语境分为语言的和非语言的两大类,《语用意义和语境》^[9]按语言因素把语境分成两大类:语言的知识所形成的语境,包括所使用的语言的知识和对语言的上下文的了解;语言外的知识所形成的语境,包括情境知识和背景知识。《语境适应论》^[10]认为广义语境主要分为社会语境、自然语境、体态语境,

“关于语境的功能,主要有绝对功能、制约功能、解释功能、设计功能、滤补功能、生成功能、转化功能、习得功能……制约功能是指语境对语言应用和语言研究的影响与作用。解释功能即语境对语言和语言研究中的某些现象的解释和说明的能力。制约

功能体现在范围、方向、内容、形式等方面。解释功能表现在语音的、语义的、语法的、修辞的、语用的、词汇的等方面”^[11]。静态的语境观认为,语境要素先于交际过程而存在,语境具有释义、制约等功能。但与之相对的是,语境也存在着动态的一面,在动态的言语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具有相同(异)的交际目的,他们一方面受到语境要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又能借助一些语言(非语言)手段操纵、控制语境要素,构成有利于实现自己交际目的的语境统一体。在前述的许多例证中,比如例(4)中普希金面对小姐“我不能和小孩子一起跳舞”这个明示性信息,并没有适应小姐设定的语境进行顺向关联,而是对语义进行偏向关联,将孩子指称为小姐肚子里怀着的孩子,以一句“对不起,我亲爱的小姐,我不知道你正怀着孩子”,巧妙地控制语境要素,对语义加以模糊,生成了模糊言语。在这个过程中,语境是变化的,言语交际者努力使语境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力图摆脱窘境,从而取得雄辩、讽刺、幽默等修辞效果,使得语境富有了动态特征,这在例(3)、(4)、(5)、(6)、(7)、(8)、(9)、(10)、(11)、(12)中得以充分体现。由此可见,在生成模糊言语的过程中,也往往创造了动态语境。

参考文献:

- [1]张乔. 模糊语义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2]黎千驹. 模糊语义学导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 [3]何兆熊. 新编语用学概要[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4]SPERBER D,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 [5]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 [6]王德春. <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3: 239.
- [7]王建平. 语境的定义及其分类[M]// 西楨光正. 语境研究论文集.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 62-86.
- [8]常敬宇. 语境与语义[M]// 西楨光正. 语境研究论文集.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 249-260.
- [9]何兆熊. 语用意义和语境[M]// 西楨光正. 语境研究论文集.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 298-307.
- [10]冯广艺. 语境适应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 [11]西楨光正. 语境与语言研究[J]. 中国语文, 1991(3): 79-82.

On the Generation of Ambiguous Parole

SHENG Ruoq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 Exchang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P. R. China)

Abstract: Ambiguous is a common parole phenomen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enerative reasons of ambiguous parole: the ambiguity of words themselves; the damage of semantics; raising the degree of semantic accessibility difficulty; the different selections concerning multiple semantics; the usage of semantics in multiple directions. This paper also lays emphasis on the discussion on the ambiguous parole generated from rhetorical relevanc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ways of rhetorical relevance generating ambiguous parole: the relevance of different semantic points; the usage of ambiguous semantics; the distortion and extension of ostensive information; the usage of different semantic range of same word; the usage of false information; inclining relevance accidentally and so on. In addition,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generation process of ambiguous parole is often the generation process of dynamic context.

Key words: ambiguous; semantics; relevance

(责任编辑 彭建国)